

飾符還是意符 ——戰國文字中若干加旁字辨析^{*}

林龍慈

（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生

摘 要

戰國文字中部分字形常見加「口」、「宀」等偏旁，學界多認為是飾符，其實它們有些在字中有明顯的表意作用。它們到底是飾符還是意符，文章對相關的若干加旁字進行了辨析。

關鍵詞：戰國文字、口、宀、飾符、意符

^{*} 本文寫作得到楊澤生先生指導，並承蒙匿名審稿人提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Ideographic Symbols or Decorative Symbols—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n Radicals of Warring States Characters

Lin Long-ci

(Guangzho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PhD student


















Abstract

Among the Warring States characters, it is common to see some radicals, like “mouth (口)” “roof (宀)” and so on, which is regarded as decorative symbols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ctually, some of them are obviously ideographic symbols. This paper differentiates and analyses some relevant radicals on whether they are ideographic symbols or decorative symbols.








Keywords: Warring States characters, mouth (口), roof (宀), ideographic symbols, decorative symbols

飾符是字形中與字音字義無關並且不以區別他字為主要目的而加的美飾性符號，包括飾筆和飾旁。¹意符是跟文字所代表的詞在意義上有聯繫的字符。²意符和飾符性質不同，似乎判然有別。但是戰國文字中部分字形常見加「口」「宀」等偏旁，它們在字中有明顯表意作用，學界也多認為是飾符。它們到底是飾符還是意符呢？下面略作辨析。

一 戰國文字增繁「口」旁不一定是飾符

一些古文字在發展演變過程中，有增加「口」旁繁化的現象。如「若」字甲骨文作（合21129），象人跪踞而雙手理髮之形，西周金文承襲甲骨文作（大孟鼎），或增「口」形作（揚簋），戰國文字基本上都在左下方增「口」作（清華一·保訓2）、（陶錄6·51·1）、（璽彙1294）等形，³所增「口」旁使字形起到上下平穩勻稱的作用，顯然是飾符。又如「丙」字或作（包山31）、（清華二·系年138）、（璽彙2649），「復」字或作（清華五·弟5）、（璽彙2042），「與」字或作（璽考328）、（陶錄2·435·1），「戒」字或作（璽彙1238）、（集拓·2·3），「綴」字作（璽彙1460）、（陶錄2·28·2）等等，⁴所加「口」旁都應該是飾符。

但並非所有字的增繁「口」旁都是飾符，比如「𠂔」（巫）和「興」「啟」所从的「口」都應該是意符。

「巫」字甲骨文作（合20365），商代金文作（且丁巫鼎），西周金文作（巫觋），戰國文字增加「口」旁作（清華四·筮法50）、（清華一·楚居·3）、（清華二·繫年108）、（清華三·赤髀10）等，⁵除了

¹ 參楊澤生、林龍慈：〈飾符瑣議〉，《中國文字》二〇二〇年夏季號（總第三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年6月），頁165-177。






²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11；《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頁15。










³ 字形和出處參看黃德寬主編、徐在國副主編古文字字形表系列，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22-23；江學旺：《西周文字字形表》，頁247、20；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74-75。

⁴ 參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1997、245-246、365-366、354、1984。

⁵ 參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頁188；江學旺：《西周文字字形表》，頁183；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640。

或增加上部的短橫飾筆，原左右兩個短豎上部向裏傾斜，中間長橫或從中間彎折，在中豎兩側各變作一個「人」形，到《說文》小篆變成兩個「人」形。小篆和秦漢隸書演變成「工」形兩側各加一個「人」形。《說文》巫部：「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褒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𠩺，古文巫。」⁶巫為古代從事祈禱、卜筮、星占的人。⁷對於「巫」下之「口」，何琳儀先生認為是「增繁無義偏旁，對文字的表意功能不起直接作用」。⁸後來學者多認為是飾符或羨符。⁹張亞初先生則認為是「作為女巫事神祝告的意符」¹⁰。《說文》示部「祝」字引《易》曰：「兌為口為巫」¹¹，「口」與「巫」的意義聯繫顯然很密切。因此，我們贊同張先生的意見，戰國文字「𠩺」下所增繁之「口」旁不是飾符而是意符。

「興」字甲骨文多作（合6531），偶作（合28000），戰國文字作（郭店·唐虞8）、（清華一·皇門6）、（陶錄3·52·3）等，¹²可見戰國文字「興」字都增加了「口」旁。何琳儀先生曾指出，後來增加的「口」形是「繁化」¹³，甚是。魏紅燕《古文字中「口」形多義性研究》說甲骨文「興」所从「口」「表區別符號亦或是表裝飾符號」難以定論，¹⁴而張亞初先生指出「興」字「增加口者則以口中發出協調動作的口令，例如『起』、『一、二、三』之類，以便同時抬起，以免由於四人抬物不協調而使物傾倒。口就是這樣的意符。」¹⁵我們認為張說可從。

「啟」字甲骨文或作（合22088），西周金文承此形（𠩺啟方彝），或增「口」旁作（番生簋蓋），戰國文字作（十鐘3·8下）、（上博四·東9）、（清華二·繫年115）、（包山13）、（郭店·老乙13）、（上博四·東9）。

⁶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95。

⁷ 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276。

⁸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266、268。

⁹ 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羨符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頁16；李守奎：《漢字學論稿》（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頁86；程小丹：《戰國文字羨符研究——以〈戰國文字編〉為例》（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頁40。

¹⁰ 張亞初：《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2498。



¹¹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2。





¹² 參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頁97；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366-367。

¹³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34。

¹⁴ 魏紅燕：《古文字中「口」形多義性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頁28。









¹⁵ 張亞初：《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證》，頁1391。

(三十三年鄭令鉞)、 (陶錄3·94·5)、 (鄂君啟舟節) 等形。¹⁶

《說文》有「啟」字和「启」字，即支部：「啟，教也，从支，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啟。」¹⁷口部：「启，開也，从口，从戶。」¹⁸其實启為啟之省體。《小爾雅·廣詁》：「啟，開也。」¹⁹《玉篇》：「啟，開，發也。」²⁰可見啟也訓開。在殷代卜辭中，啟字作 (合33968)、 (合9339)、 (合16419)、 (合30196) 等，²¹都是表示開啟門戶的會意字。启這種形體從殷代一直沿續下來，但使用未廣，目前在兩周時期的古文字中未見到，可見其使用頻率不高。許慎在《說文》中保留了這個字，應是有所本的；但他不明启是啟之省，當成有不同義訓的兩個字，歸入了兩個部中。戰國文字中亦有省「口」旁的字形，張標先生認為「口」為後加形體，從形體來源看來，容有不妥。而他說啟字「為會意兼形聲，手拉、口喊同會開啟之意」²²，大概是可行的。所以「口」旁應該是意符而不是飾符。

二 戰國文字繁化「ㄣ」旁多是意符

戰國文字中一些字常見繁化「ㄣ」旁，論者一般認為是羨符，²³其實多應該看作意符。下面舉一些例子。

「天」字或作 (上博三·恆5)、 (璽彙5339)、 (行氣玉銘) 等，²⁴黃錫全先生指出：「天字从ㄣ，類似禪字或作 (史牆盤)、 (哀成叔鼎)²⁵、 (《說文》籀文)²⁶，造字或作 (頌鼎)²⁷、 (頌盤)²⁸，遇字

¹⁶ 參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頁123；江學旺：《西周文字字形表》，頁129；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425-427。

¹⁷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62。

¹⁸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26。

¹⁹ 黃懷信：《小爾雅滙校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頁95。

²⁰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3397。

²¹ 參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94-195。

²²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47。


²³ 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羨符研究》，頁16；程小丹：《戰國文字羨符研究——以〈戰國文字編〉為例》，頁40。







²⁴ 參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1050。

²⁵ 參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24、25。

²⁶ 參〔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2。

²⁷ 參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175。

或作 (子適鼎)²⁹等。行氣銘、璽文均應釋為天，宀當是天之異體。」³⁰雖然所从「宀」旁多看作羨符，但所謂「天似穹廬」³¹，「宀」「天」具有相似性，³²所以「宀」所从「宀」實為繁化意符。

「中」字或作 (上博二·容7)、 (郭店·六德12)、 (上博六·用18)、 (清華一·楚居16)等。³³《說文》：「中，內也，从口丨，上下通。 古文中， 籀文中。」³⁴上部的「宀」很難說有什麼裝飾作用。簡文「中」字的主要用法如下：

1. 表方位在中央。《上博四·逸交2》：「交交鳴鳥，集於中渚。」
2. 表中間、內部。《郭店·老甲22》：「國中四大焉，王居一焉。」
3. 表中午。《上博三·周易51》：「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4. 表一段時間內或其中間。《上博三·周易4》：「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5. 表中等。《郭店·成之26》：「聖人之性與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之。」
6. 表中正，不偏不倚。《上博四·曹沫35-36》：「賞均聽中，則民和之。」
7. 表內心。《上博一·性情10》：「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³⁵

從以上簡文可見，戰國文字「中」多表示與裏外、左右或上下等相對的位置關係及其引申義。《說文》宀部：「宀，交覆深屋也。」³⁶屋子為人之居所，因此「宀」作為常見的空間，其表意作用是明顯的，應看作意符。

²⁸ 參陳斯鵬、石小力：《新見金文字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52。

²⁹ 參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180。

³⁰ 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義雲章〉「古文」的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0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47。

³¹ 傳世文獻和出土戰國文獻均有「天柱」（參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卷一、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14、2523），說明古人把天看作屋子。


³² 參楊澤生、林龍慈：〈飾符瑣議〉，頁175。

³³ 參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41。

³⁴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8。






³⁵ 參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20。









³⁶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147。

清華五《殷高宗問於三壽》簡19「留（留）邦旻（偃）兵」³⁷的「留」作,³⁸整理者說：「留讀為『留』」³⁹。《國語·楚語上》『舉國留之』，韋昭注：『治之也。』⁴⁰其收錄單字的字形表也是放在「宀」部而不是在「田」部。⁴¹我們認為謂此「留」字可看作《說文》訓為「止也」的「留」的繁體，所加「宀」表示「留」的處所，應該是意符。

三 戰國文字增繁「土」旁多是意符

我們通過戰國文字中增繁「土」旁的字的分析，發現這些字繁化「土」旁的目的多是表示與土有關係，應該看作增繁有義偏旁。例如：

「禹」字，商代文字作（且辛禹方鼎）、（鬲且辛壘），西周金文作（禹鼎）、（叔向父禹簋），戰國文字作（清華五·厚父01）（上博一·緇7）（上博二·容16）（上博二·子10）（上博四·曹65）（郭店·成33）（九店56·39下）（郭店·緇衣12）（璽壘5267）（璽壘5124）等形。⁴²

《說文》內部：「禹，蟲也，从虫，象形。𪛗，古文禹。」⁴³「禹」為象形字，像某種爬蟲之形，「禹」字見於商代金文，頭、足、尾分明，象形的意味非常濃厚。⁴⁴西周金文作、或作；春秋時期作等形，此時可見字形開始逐漸線條化，所增加的飾筆由橫畫變化為橫彎折形作，彎撇變化為豎撇作，或保留原來的彎撇形飾筆。戰國文字或作、「

³⁷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151。

³⁸ 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頁95、200。

³⁹ 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頁151。


⁴⁰ 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523。









⁴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頁157、200。

⁴² 字形參看黃德寬主編、徐在國副主編古文字字形表系列，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頁575；江學旺：《西周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592、593；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1992。

⁴³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309。

⁴⁴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269。

「橫」變化成「九」字形的筆畫。與「禹」增加飾符類似的字還有「禽」、「萬」、「禹」等。上列戰國文字「禹」字所增繁「土」旁，學術界多說是羨旁，⁴⁵林清源先生認為是贅旁，⁴⁶何琳儀先生說一時很難分清，將其歸為無義偏旁。⁴⁷而劉釗先生在其列举的古文字構形條例中認為：「戰國文字中从阜的字又可累加土旁；戰國文字中地名字多可加邑、土二旁繁化成專字。」⁴⁸劉先生所列此二條例實際上都是表示與土有關的字，很明顯是有表意作用的增繁，「土」應該屬於意符。陳厚任先生認為：「楚系簡帛文字中，禹字多从『土』，然無明顯意義。就禹字文例觀察，其皆作專名『大禹』使用，增土或許為姓名專稱而增。」⁴⁹據陳先生說或為姓名專稱而增，我們從西周青銅器《遂公盥》銘文「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中可見「禹」字確實為人名，⁵⁰然銘文中人名之「禹」作形，並未見增「土」旁。銘文大意是「在上古傳說中，禹本具有神性，是上帝派到下界來平抑洪水、整理大地的。」⁵¹因此我們認為戰國文字多見增「土」旁的「禹」字或與禹治水土有關。又「禹」字本像某種爬虫，增加「土」旁不排除表示虫於土中爬行，然則所加「土」旁也應視為意符，而不是飾旁。

「夷」字，甲骨文作（合17027），西周文字作（南宮柳鼎），春秋文字作（廬季白歸鼎）、（鄭子萇壘鼎），戰國文字作（包山28）、（清華一·楚居5）、（溫縣WT1K14:572）、（璽彙3901）等形。⁵²從以上字形可見，「夷」字從春秋時期開始增繁「土」旁，至戰國文字時期基本上均增繁「土」旁。何琳儀先生將「夷」字增繁「土」旁亦歸類為「無義偏旁」⁵³。然「夷」字《說文》大部：「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⁵⁴大概土地與平

⁴⁵ 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羨符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頁16；李守奎：《漢字學論稿》（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頁68；程小丹：《戰國文字羨符研究——以《戰國文字編》為例》（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頁40。

⁴⁶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臺中：東海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6年），頁92。

⁴⁷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266。

⁴⁸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341。

⁴⁹ 陳厚任：《戰國楚系簡帛文字部件增繁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2022年），頁65。

⁵⁰ 此承匿名審稿人提示，謹致謝忱。






⁵¹ 保利藝術博物館編：《遂公盥——大禹治水與為政以德》（北京：綫裝書局，2002年），頁36。

⁵² 字形參看黃德寬主編、徐在國副主編古文字字形表系列，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頁419；江學旺：《西周文字字形表》，頁433；吳國昇：《春秋文字字形表》，頁499。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1423、1424。


⁵³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266。











⁵⁴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213。

坦密切相關，《說文》土部：「坪，地平也。从土从平，平亦聲。」⁵⁵戰國文字常用「坪」表示「平」⁵⁶，「土」應該屬於有義偏旁，實屬意符。

「陳」字，戰國文字作（包山135）（清華二·繫年076）（陳御寇戈）（陶錄2·5·2）等形。⁵⁷《說文》：「陳，宛丘，舜後鳩滿之所封。从阜、从木，申聲。古文陳。」⁵⁸古文字尚未見从申之陳，舊據《說文》小篆及古文隸申聲首，非是。⁵⁹戰國文字「陳」作國名或以國名為姓，增繁「土」旁或表示國之疆土義有關。因此增繁「土」旁應該視為意符，而非無義飾旁。

四 戰國文字增繁「又」旁辨析

「又」字象右手之形。《說文》：「，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⁶⁰古文字中增繁「又」旁之字多見於戰國文字，尤其於楚系簡帛文字。增繁「又」旁所含之義均與人的行為動作相關。比如下面的字例：

「相」字，甲骨文作（合18410）（合8628）；西周金文作（相侯簋）（作冊旂尊）；戰國文字作（包山149）（郭店·窮達6）（上博九·陳6）（清華五·甬門10）（上博六·天乙5）（清華三·說命中3）等形。⁶¹

從上字形可見戰國楚系簡帛文字多加「又」「止」旁之形。《說文》目部：「相，省視也，从目、从木。」⁶²或謂戰國文字「目」下之「又」與「目」加橫畫一

⁵⁵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288。

⁵⁶ 參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卷十三，頁6682-6687。

⁵⁷ 字形參看黃德寬主編、徐在國副主編古文字字形表系列，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1972、1973。

⁵⁸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307。

⁵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132。

⁶⁰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58。

⁶¹ 字形參看黃德寬主編、徐在國副主編古文字字形表系列，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頁139；江學旺：《西周文字字形表》，頁147；吳國昇：《春秋文字字形表》，頁499。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473、474。

⁶²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67。

樣。⁶³陳斯鵬先生認為：「『相』由省視義引申出輔相義，輔相之『相』兼有動、名二義。『相』、『𢇛』、『𢇛』可以看作一組繁簡異體字，但其中『相』既是母字，又是通用字，『𢇛』加『又』，『𢇛』加『止』，都應是『相』的動詞義『輔相』的專造字。」由下列簡文：

可謂𢇛（相）邦矣。（《上四·相邦》2）

吾見於君，不問有邦之道，而問𢇛（相）邦之道。（同上4）

日月得其甫（輔），𢇛（相）之以玉料，仇讎𢇛（殘）亡。（《上六·天甲》5-6，《天乙》5同文）⁶⁴

可見陳先生所說十分精確。從辭例語境上分析可知「相」字用作動詞時才加「又」旁，因此加「又」旁是有含義的意符，並非無義的飾旁。

戰國文字「盧」字或作𢇛（包山213）𢇛（包山202）𢇛（包山198）等形⁶⁵，增繁「又」旁後即為「𢇛」。張亞初先生對「盧」、「𢇛」二字分析說：

《說文》「𢇛，又卑（取）也，从又，盧聲。」又與挑手義符相通，𢇛即撻，省作𢇛。𢇛从盧聲。盧《說文》訓「虎不柔不信。」捕虎獵人，常在獵犬配合下，幾個人用木杈杈住老虎的身首，然後縛擊之。所以又取又訓用手自高取下。又取即杈取。虎不柔不信，便以杈又取之。从盧、从又是形聲兼會意，盧不單單起聲符作用，而且是聲中兼義。撻訓五指撻探，也是含虎不柔不信的字義的，故云探。撻、𢇛訓取，訓索，引申為挹，伸出大指中指量物稱一𢇛。𢇛訓以指按，為權取引申義，又由指按引申為一𢇛。𢇛與查音義皆同，查訓檢查，考察，與𢇛字有探索義是一致的。⁶⁶







從張先生的分析可見，「盧」增繁「又」旁皆與動作有關，很明顯具有表意作用，應該將其視為意符，而不是飾符。

⁶³ 參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卷四，頁1869。

⁶⁴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148、149、309。

⁶⁵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編著：《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9、122。

⁶⁶ 張亞初：《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證》，頁1518-1519。

「害」字，甲骨文作（合18435）（合28011），西周金文作（害叔簋）（大簋蓋），戰國文字作（包山268）（郭店·老甲28）等形。⁶⁷《說文》：「害，傷也，从宀、从口。」⁶⁸何琳儀謂甲骨文象矛頭之形，西周金文下增「口」形，分化為傷害之害。⁶⁹陳厚任先生認為：「戰國文字增繁『又』旁或為表示動作，即持矛傷人。」⁷⁰所持是否為矛另當別論，而「害」字增繁「又」旁當表示動作，應屬增繁意符，而非飾旁。

五 結語

戰國文字有很多加飾旁的字，也有很多加意符的會意字。但是這些加旁字所增加的偏旁往往令人誤判為飾符，而忽視了意符在構字理據中的作用。戰國文字加飾符是出於美化裝飾的作用，戰國文字會意字的結構，是由大量通過增加意符的方式來產生的。通過意符的增加，既增加了會意字的字形，增強了會意字的表意性，強化了會意字的本義，如上文所列舉的「巫」、「啟」、「藏」、「宿」等字，也可以起到裝飾漢字形體和諧對稱、均衡穩定的視覺美感的作用。由上可知，戰國文字中的「口」、「宀」、「土」、「又」等增繁偏旁，只要有比較明顯的表意作用，都應該看作意符而不是飾符。

增加飾符或增加意符都是戰國文字的重要構字理據，準確考辨戰國時期加旁字增加的符號是飾符還是意符，對正確認識戰國文字十分重要。

參考文獻

一 專書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⁶⁷ 字形參看黃德寬主編、徐在國副主編古文字字形表系列，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頁311；江學旺：《西周文字字形表》，頁316；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頁1046。

⁶⁸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頁148。

⁶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898。

⁷⁰ 陳厚任：《戰國楚系簡帛文字部件增繁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2022年），頁76。

- 陳厚任：《戰國楚系簡帛文字部件增繁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2022年。
- 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新見金文字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全四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 黃懷信：《小爾雅滙校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
- 江學旺：《西周金文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編著：《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李守奎：《漢字學論稿》，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年。
- 林義光著，林志強標點：《文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
- 劉 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
- 滕王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 王 輝：《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 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 徐在國、程燕、張振謙：《戰國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張亞初：《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二 論文

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義雲章〉「古文」的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0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楊澤生、林龍慈：〈飾符瑣議〉，《中國文字》二〇二〇年夏季號（總第三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年6月。

三 學位論文

程小丹：《戰國文字羨符研究——以〈戰國文字編〉為例》，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

董翹傑：《清華簡文字構形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年。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臺中：東海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6年。

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羨符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魏紅燕：《古文字中「口」形多義性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